

歷史典故空間

漢武帝的「民主櫥窗」

說封建王朝的君臣關係是貓鼠關係，恐怕沒有什麼異議。正因為如此，一旦遇上「貓怕老鼠」的特例，說法就多了。歷史上，君王怕臣子的情

形雖不多見，但也並非絕無僅有，如，熊賁之於保申、孫權之於張昭、李世民的於魏徵、李隆基之於韓休、趙禎之於包拯、朱厚熜之於海瑞等。其中，最典型也最微妙的莫過於劉徹與汲黯的關係。

汲黯「性倨，少禮，面折，不能容人之過。合己者善待之，不合己者不能忍見，士亦以此不附焉。」

王兆貴

諫聞名，也以諷諫取勝。他們進諫時，通常先要鋪墊一下，或者是打個比方，講個故事，或者是打個啞謎，說個懸案，還有的就像鄒忌那樣，事先帶上琴弦之類的「道具」，先跟國君玩一會兒捉迷藏，待君王省悟了，再說正事。

汲黯初為奉使傳令之謁者，後為京畿三輔之右扶風，本非專職諫官，卻以面摺延譽聞名朝野。他批評起漢武帝來，從來都是直言相向，絲毫不留面子。一次，漢武帝召集群儒大談明君之道，說我想要怎樣怎樣。汲黯頂嘴說，陛下內心慾望很多，外表裝出仁義的樣子，怎麼能做法唐堯虞舜之治呢！

漢武帝素以專橫霸道聞名，修理起大臣來毫不手軟。他手下的宰相換了一茬又一茬，十餘任中，僅公孫弘得以善終。因此有人說，在漢武帝一朝，宰相成了「被宰之相」的代名詞。漢武帝在位期間，滿朝文武誠惶誠恐，人人自危，唯汲黯是個例外。

帷帳中，汲黯前來奏事，武帝當時沒戴帽子，望見汲黯走來，急忙躲入後帳，派人傳話說，批准汲黯所奏。武帝偶爾抱着后妃飲酒作樂，聽說汲黯要來，立刻下令清場。以雄才大略著稱的堂堂帝王，對一位並無特異功能的臣子忌憚若此，讓讀史的人實在難以想像。那麼，劉徹真的怕汲黯嗎？

俗話說，正直的人鬼都怕。但這只是尋常邏輯，世界上有些事用尋常邏輯是解釋不通的。從表面上看，劉徹對汲黯確實有些忌憚，但這種忌憚並非出自本心，而是情非得已，勢非得已。一次，大夫莊助替汲黯請病假。皇上問，汲黯這個人怎麼樣呢？莊助回答說，讓汲黯當官執事，沒什麼過人之處；然而他能輔佐年少君主，堅守已成基業，以利誘之他不會來，以威驅之他不會去，即使有人自稱像孟賁、夏育一樣勇武非常，也不能撼奪他的志節。

再者，開明一些的帝王，不僅要有江山社稷負責，還要顧忌當世乃至身後的名聲。如宋太祖趙匡胤，一次罷朝後悶悶不樂，內侍問他為何，他說，早朝時在前殿為指揮一事出了點差錯，史官必然會記下來，所以不痛快。有些大臣正是利用帝王的這種顧忌，不惜以觸怒龍顏來博取諍臣的身價。如灌夫等一干酷吏，多少都有這個傾向，所謂「以訐為直」。不過，「在刀尖上跳舞」的分寸很難把握，弄不好，身價暴跌不說，還會賠上自家性命。

「以訐為直」也好，「以直取媚」也好，都是站在臣子的立場上看事、說話，且與汲黯其

人的行止不夠吻合，因而不能貼切地解讀劉徹與汲黯之間的關係。但是，多角度、多層面的觀照，會讓我們從中看到歷史教科書不曾呈現的鏡像，從而對劉徹與汲黯之間的微妙關係看得更加清楚。

追溯起來，作為君臣之間的互動方式，求諫與進諫、納諫與拒諫，起初都是出於政治需要，不存在誰怕誰的問題。忌憚的出現，是因為諫議這件事變味了，異化了。諫議原本是為了發現問題，防止偏差，改正錯誤，但在朝野輿論效應的反衝下，諫議偏離了原初的動機，變成評價君王好壞的一條重要標準了。就是說，諫議這件事由手段變成目的了，不管能否產生實際效益，只要肯虛心求諫、誠懇納諫的君王就是好君王。在中國歷史上，那些被譽為從善如流的明君，身邊總有大名鼎鼎的諍臣相伴隨，如本文開頭所舉的那樣。而且，紅花綠葉相得益彰，明君諍臣同留青史。史書上是這樣寫的，戲曲中是這樣演的，老百姓也是這樣看的。一直延續到今天，凡是與評價帝王相關的書籍或教材，都把納諫視為明君的一個亮點。

依漢武帝的個性來看，他並不是真的怕汲黯，也並非真有誠意折節求諫。他之所以忌憚汲黯，容忍汲黯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汲黯當作「民主櫥窗」了。就是說，身邊有了汲黯這樣一個展示武帝開明的「民主櫥窗」，至少可以堵住朝野非議之口，也能为自己的政聲加分。漢武帝這樣做儘管未能騙過後世，但卻成就了汲黯的錚錚大名，並使武帝少幹了許多勞民傷財的壞事，讓那時的百姓得到許多好處。正如孫玉祥在《皇帝怕了就好》一書中說的那樣，在專制時代，如果一個帝王對臣下還有所戒懼的話，那個朝代就是再差也差不到哪兒去；相反，如果這個帝王百無禁忌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而只有臣下怕他怕得要命的話，不用說，這準是一個朝不保夕的年代。



圖解：執法的權威在於無差異性的公平。北京「最牛違章」六年都拆不掉，這種「執法速度」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執法部門面對小商販時的「雷厲風行」，進而產生公平的焦慮。如果面對權貴就「軟弱無力」，執法的速度像「烏龜爬行」，那麼人們自然有理由懷疑，監管部門幹嘛去了？拿不出實際的行動，再多解釋也是枉然。

畫中有話

圖文：張小板

當今的出版業發達，買書或上網閱讀都很便捷，把一本書讀完也不難，只須有足夠的時間及平和的心態就能做到。故不少人讀書，心態也多隨意，就是隨便揀來翻翻，想想內容選擇上多費力氣。而這種簡單的讀書之法，只是閱讀的一個淺層面，只是在看熱鬧，想到做到與書中內容交相匯融、投合無間，獲得智慧的啟發，還得加上一份穿透紙背的深邃與沉重，合而觀之，才是真正的會讀書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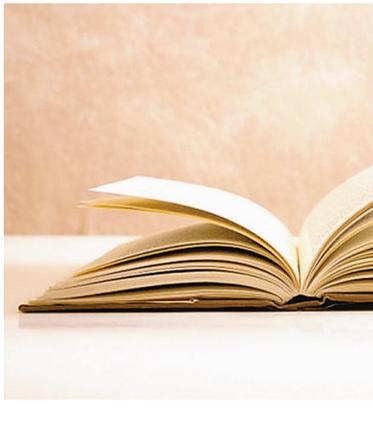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用最淺俗的話語詮釋，讀書就是一場不出戶的旅行，要想獲得良師益友的啟悟，就得會挑「旅伴」。錢鍾書先生在《圍城》裡說，「旅行是最勞頓，最麻煩，叫人本相畢現的時候」。挑選適合自己的書，就像挑選一位志趣相近、行合趣同的旅伴，如此在旅途勞頓和遇到麻煩時，才能一路相安，彼此契合。

因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閱讀志趣，出自於各自天性，他人無法勉強得來，一個人若是找到了與己個性氣質、風格趣味相投的作品，是會有天淵之別之感，心情也會極為暢達痛快。就像唐代歐陽詢看見道旁古碑，如過相交多年的老友，於碑前賞玩三日夜不去。北宋米芾看到他人珍藏的蔡攸書帖，央求交換未果，竟然以跳水自殺相脅。閱讀一

本氣質相近的書，也就像是在與好友一道切磋琢磨，彼此的心意相通，書中採用的深文曲筆，婉言諷諷，哲理隱蘊，都能一一明瞭，自然能從中獲益良多。古人認為，讀書須得力於一家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反之，若是作家或作品的精神思想、情感氣質與己格格不入，就像一位意見相左、時時鬧彊硬的旅伴，你想登山，對方卻想買物，你想去品嚐地方小吃，對方卻說正在減肥節食。如此心意相悖，旅途肯定就不會愉快。讀書也是如此。南宋詩人楊萬里在寫給友人的信中，談及自己讀書不相合的痛苦，「某昔讀書至此，必掩鼻而過之，今則不然，豈惟不掩鼻，又將裹裳而踐之」。把情相悖的書喻作是便溺漫流街道，往旁邊過都須掩住鼻子，以免開到散發出臭味的濁臭，到後來情況更甚，把衣襟提起來，蹣跚起步才敢往旁邊過，生怕沾污了衣服。

一個人若是對書厭惡至此，即使強讀也是無用，因無法探求書中本意，讀得似是而非，反而有害。而



赤有可聞

余良虎

大美中國茶(上)



茶的美好是從感官開始的。看一眼茶字就讓人有一種望梅止渴的感覺。古人在造茶字的時候，形象化地把人放在草木之間。這樣的生存狀態正好符合生態文明這一理念。

生活中，形色各異的茶葉，令人賞心悅目。我們在觀其色，聞其香，嘗其味的體驗中，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賜。

茶，也叫茗。早採為茶，晚採為茗。人們愛茶，給了茶很多美稱，最動聽的名字是佳茗。蘇東坡有詩云：「戲作小詩君莫笑，從來佳茗似佳人。」其實，佳茗如傳統的美人，嬌嫩，雅致，沉靜，兼有幾分淡淡的憂傷，尊貴而又隨性。她從山澗輕盈而至，在杯中與水相遇，像一對久別重逢的戀人，情意纏綿。她曼妙地舞動，柔美如花，寵辱不驚。當生命再一次華美綻放，是那樣的嫵媚，溫柔，風情萬種。

中國是茶的故鄉。我們的祖先最早發現和利用茶。這是中國人對地球人健康的一大貢獻。世界三大傳統飲料中，茶葉排在首位，下來是咖啡，可可。有數據表明，全球69億人，其中有20億人鍾情於茶，近乎佔到三分之一。不可否認，曾被西方人奉為「東方神液」的茶葉，當年就是從中國走向全世界的。

「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」茶源於我國南方，以北緯38度為分水嶺，北方是見不到茶園的。茶樹是古老的物種。在貴州省晴隆縣發現4枚距今100萬年的野生茶籽化石。雲南，四川一帶至今還有1500—2000年的古茶樹。

傳說遠古時，神農氏嘗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茶解之。從此，人類開始把茶作為清熱解毒的良藥用來治病。飢餓時，茶亦可以與其他食物一起熬粥果腹。後來人們發現，把茶葉加進白開水裡，既解渴還有味道。於是，茶作為飲料傳到今天，並且喝出了一種文化——茶道。唐代茶聖陸羽是茶道的開山鼻祖。他的傳世之作《茶經》問世，把茶從物質形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。「自從陸羽生人間，人間相學事春茶。」

茶是茶演變而來的，最早沒有茶這個字。陸羽《茶經》裡把茶字去掉一橫，就有了今天這個茶字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人類在使用語言工具時，有兩個字的原始音出自漢語。這兩個字，一個是媽，另一個是茶。茶的讀音在朝鮮，日本，伊朗，孟加拉，葡萄牙等國都讀作「cha」。俄羅斯叫「chai」，歐洲一些國家與南方口音接近，念「tea」。有學者認為，英文「China」的原意指的就是茶。翻譯過來就是產茶的國家或地方。藏語把漢族叫「甲米」，意為「產茶或販茶的人」。茶，成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代名詞。

茶生幽谷，天涵地育。凝天地之靈氣，納日月之精華。一壺茶是一個世界。壺裡乾坤大，茶中日月長。捧一盞茶就可以「坐酌冷泠水，看煎瑟瑟塵」；捧一盞茶方見「老草香塵下才熟，挽時繞着天雲綠」。三兩個知己或小溪旁，或竹林裡，席地而圍茶論道，那種「竹裡延清友，迎風坐夕陽」的悠閒自在，抑或「夜後邀陪明月，晨前命對朝霞」的浪漫，讓人羨慕不已。一片小小的茶葉，折射出自然界的山嵐、溪澗、朝霧、暮靄、陽光雨露，明月清風。世間的冷暖，人際的過往都能在這玲瓏的一葉一芽中得以體現。「紅紙一封書後信，綠芽十片火前春」。火前春，就是我們今天追捧的明前茶。

茶，至聖至潔的靈物。有「百草之靈」、「草中英」、「瑞草」、「麒麟草」之美譽。古詩云：「百草讓為靈，不取百草成」；「潔性不可污，為飲澹煩塵」。「天子須嘗陽羨茶，百草不敢先開花。」天子以示浩蕩皇恩以茶賜予寵臣近侍是常見禮物，贈與外國使節，茶又充當和平的使者。陝西法門寺出土的一千多件精美絕倫的唐代宮廷茶具，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高檔次，最有歷史價值的茶文化歷史文物。